

青年修养丛书

怎样培植友谊之花

中国青年出版社

曹宪文



怎样培植友谊之花

青年修养丛书

曹宪文

中国青年出版社

封面设计：孙凤娣

题头花：陈辉 陈勤卓

胡基明 陈兆祥

怎样培植友谊之花

曹宪文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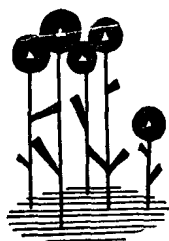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 1/32 3.75印张 65千字

1981年6月北京第1版 1981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57,000册 定价0.25元



目

录

新长征路上的友谊歌

(前言)	1
“三友石”的联想	9
《求己图》的背景	20
知己·知心·知音	29
“奥斯渥特”与“特利尔之子”	38
益友? 损友?	46
明星 火炬	55
“论心”和“规劝”	65
“江湖义气”纵横观	74
不足为训的万能交	85
两个伊凡吵架	93
同志友谊地久天长	
(结束语)	107

新长征路上的友谊歌

(前 言)

读者：老曹同志，有个问题向您请教，可以吗？

作者：别客气。你有什么问题，咱们可以聊聊，一起讨论。

读者：我们年轻人很关心交朋友的问题，您能不能讲讲这个问题？

作者：这个……我水平不高，知识不多，恐怕讲不好，可能会使你失望。

读者：那您也别客气了，就说吧。

作者：从哪儿说起呢？

读者：咱们不是都在进行新长征吗，就请您谈谈新长征路上的友谊吧。新长征的战士，要不要讲友谊？为什么要讲友谊？要讲什么样的友谊？

作者：你这个题目出得好。（思索了一会儿）我先读一首古老的友谊之诗，作为开头吧……

嘒其鸣矣，求其友声。相彼鸟矣，犹求友声；矧（shěn 音沈）伊人矣，不求友生？

——这几句诗，出自《诗经》的《伐木》篇。意思是：鸟儿嘤嘤叫，意在求得友谊的回声。请看那鸟儿，尚且求朋友；何况是人呢，能不求朋友（“友生”即朋友）？

编成于公元前六世纪的《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这“求友”诗，大概是我国历史上最早一首形成文字的友谊之歌吧。

友谊，是一个美好的字眼。古今中外，多少年来，多少人儿，曾经高唱过友谊之歌呵！

《诗经》的《常棣》篇中，还有这样的诗句：“虽有兄弟，不如友生”。

我国春秋时期的著名学者孔丘，也曾经高声朗诵：“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我国唐代的诗人们，吟咏过许许多多描写友谊的动人诗句——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王勃）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李白）

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杜甫）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人物、意大利作家薄伽丘，热情洋溢地赞美过友谊，他说：

友谊真是一样最神圣的东西，不光是值得特别推崇，而且值得永远的赞扬。它是慷慨和荣誉的最贤慧的母亲，是感激和仁慈的姊妹，是憎恨和贪婪的死敌；它时时

刻刻都准备舍己为人，而且完全出于自愿，不用他人恳求。

十六世纪下半叶十七世纪初英国杰出的剧作家莎士比亚，在一首题为《乐曲杂咏》的诗中写道——

朋友间必须是患难相济，
那才能说得上真正友谊：
你有伤心事，他也哭泣，
你睡不着，他也难安息：
不管你遇上任何苦难，
他都心甘情愿和你分担。

十九世纪的俄国诗人普希金，在《致察达耶夫》的诗体信中，曾经这样写道——

不论是多情的诗句，漂亮的文章，还是闲暇的欢乐，
什么都不能代替无比亲密的友谊。
你曾经治好我心灵的创痛；
啊！始终不渝的朋友，我也献给了你
这短促但已受过命运考验的一生，
和这些也许因为你才得到了挽救的感情！
你知道我蓬勃的青春时代的心；
你也看到了后来在热情的激动中
我象个精疲力竭的受难者暗自受着折磨；

当我要掉下隐秘的深渊时，
你用坚定的手来支援我；
你使朋友得到了希望和安宁……

十九世纪美国的民主诗人惠特曼，在一首诗中歌唱道——

我要使各处都神奇和具有磁力，
用同志爱，
用至死不渝的同志爱。
沿着美洲所有的河岸、大湖的边沿、和满布
在原野上，象种植浓密的森林一样，
我要种植同志爱。

正是：漫漫历史长河，曲曲友谊之歌。

这一曲曲友谊之歌，讲了些什么道理呢？

——人们需要结交朋友。人们不能没有朋友。“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朋友往来，是一件乐事。

——友谊是亲密的。朋友之情，胜过兄弟。“潭水深千尺”，不及友情深。知己朋友虽然分处天南地北，相互之间的心仍然是靠得很近的。什么都不能代替亲密的友谊。

——友谊是神圣的。有了友谊，就会产生“慷慨和荣誉”。有了友谊，就会带来“感激和仁慈”。有了友谊，就会赶走“憎恨和贪婪”。

——友谊的力量是巨大的。友谊能够使人“时时刻刻都准备舍己为人”，“患难相济”。友谊能够“治好”朋友“心灵的

创痛”，使朋友得到“希望和安宁”。友谊的手，能够拉住朋友不让他掉进“隐秘的深渊”。友谊的“同志爱”，能够“使各处都神奇和具有磁力”。

这些友谊之歌，长期流传，影响很大。用历史观点来考察，就文学角度来分析，它们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大多是相当高的。当然，这些友谊之歌，它们的主题、旋律、音符，都有其时代的、社会的、阶级的局限性，歌中的许多美妙动听的言辞，往往又具有夸张和幻想的色彩。

年轻的朋友！你读了这一曲曲友谊之歌，大概会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吧：前进在新长征大道上的社会主义时代青年，是否也需要高唱友谊之歌呢？我们唱的友谊之歌，跟旧时代的友谊之歌有什么区别呢？

一九一九年，年已四十三岁的徐特立同志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写过一篇《留法老学生自述》，其中有这么一句话：“我生平把求学交友看作两件大事。”徐老的这句话，说得很好。的确，“求学”是一件“大事”，“交友”也是一件“大事”。

改造社会，改造自然，需要同志，需要朋友，需要友谊。一九一五年秋，二十一岁的毛泽东，立志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探索解放祖国的道路。他认识到要担负起这样的任务，只靠少数几个人是不行的，必须结交一大批志同道合的朋友，才能有所作为。为此，他发出了一张《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二十八画生”是毛泽东同志的代名。毛泽东这三个繁体字，总共就是二十八画。这个只有二三百字，篇幅很短的征友启事，主要内容就是：征求“对爱国工作感兴趣”，“要艰苦有决心而能

为祖国牺牲”的青年做朋友，启事结尾引用了《诗经》上“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的诗句。

我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多年的战斗、生活中所建立起来的深厚的友情，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动人的友谊故事。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同志逝世。在向任弼时同志的遗体告别时，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擦着泪水，朱德同志热泪纵横，周恩来同志在抽泣……。任弼时同志逝世一周年之日，周恩来同志又来到任弼时同志的家中，拉着孩子们的手，放声痛哭了一场。这些老战友之间的友情是多么深厚啊！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以后，遭到错误批判的彭德怀同志回到北京，第一个去看望他的就是陈毅同志。陈老总深情地劝彭总：“老兄想开些，大局为重吧！正好利用这段时间，读几年书，有话慢慢说吧！”他还特意嘱咐彭总的警卫人员：不要对彭总另眼相看，“要好好关照他。”当时，彭总正处在极其困难的时刻，陈老总对他这样关心体贴，充分体现了老战友之间崇高真挚的友谊。

青年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而无产阶级则是对敌狠，对己和，憎爱分明的。对于阶级敌人，我们要进行对敌斗争；对于阶级兄弟，对于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我们要讲阶级友爱，讲朋友情谊。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就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响亮口号。列宁也指出过：“一个有觉悟的工人，不管他来到哪个国家，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异邦

人，言语不通，举目无亲，远离祖国——他都可以凭《国际歌》的熟悉的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可见，友谊是无产阶级为了完成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所必需的，是革命事业的一部分。

今天，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努力发展生产力，努力改革妨碍实现现代化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部分，努力扫除一切不利于实现现代化的旧习惯势力——这是新时期全国人民的光荣任务，特别是我们年轻一代的历史使命。为了胜利地完成这个庄严的历史使命，赢得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功，我们同样需要讲团结，需要讲友谊。我们要在新长征途中，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和志同道合的人结交朋友，建立友谊，形成一支浩浩荡荡的建设现代化的大军！

青年朋友们！引吭高唱新时期的友谊之歌吧！新时期的友谊之歌，是社会主义时代青年的友谊之歌，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友谊之歌，是新长征战士的友谊之歌。

新的友谊之歌，具有新的主题，新的旋律，新的音符。

新的主题是什么？就是：同心同德地为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而奋斗。这是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这是全国人民的宏伟理想。新时期的青年一代，交朋友，讲友谊，就要突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主题。有了这个主题，青年人的友谊就能适应新时期的要求，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我们交的朋友，应该是同心同德搞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亲密伙伴。新时期青年的友谊之花，应该在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盛开。

新的旋律是什么？就是：政治上互相促进，工作上互相支

持，学习上互相帮助，生活上互相关心。有了这些旋律，青年人的友谊之歌就会具有生动、丰富的内容，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就能使我们在新长征的征途上，携手战斗，并肩前进。

新的音符是什么？就是：共同工作，共同劳动，共同学习，共同战斗。亲密深厚的友谊，要在共同研究新长征路上的新问题，共同创造新长征中的新事物，共同攀登文化科学技术高峰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日益巩固起来，不断发展起来。有了这种音符，青年朋友之间才能接触多，了解深，形成亲密的战友关系，谱写出壮丽的友谊之歌。

“知识就是力量。”这是十六世纪下半叶十七世纪初英国哲学家培根的一句名言。从一定的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友谊就是力量。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友谊，新长征路上的友谊，它具有这样的力量：

- 促进人们思想进步；
- 推动人们工作勤奋；
- 鼓舞人们学习刻苦；
- 勉励人们取得成绩时保持谦虚，遇到困难时不屈不挠，犯了错误时勇于改正；
- 激励人们情操高尚。

具有崇高主题、优美旋律、激昂音符的新友谊之歌，一定会鼓舞和激励我们青年人在新长征的大道上迅跑！



“三友石” 的联想

读者：上次聊天以后，我回去想了一想，觉得关于友谊，还有许多内容需要探讨……

作者：你的想法是对的。友谊所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一次两次说不完全。如果你有兴趣，我们可以多谈几次，共同探讨，共同研究。

读者：当然有兴趣。

作者：那好，我们就继续谈下去吧。这一回谈什么呢……

读者：交朋友中的具体问题很多，如何选择朋友啊，如何结交朋友啊，如何处理朋友之间的关系啊……

作者：你不要着急。不是要多谈几次吗？还是先讨论一些基本问题，然后再讨论具体问题，你看怎么样？

读者：好的。

作者：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朋友关系是一种社会关系，友谊是一种社会现象。

读者：您就先谈谈这个基本问题吧。

作者：行。你听说过“三友石”吗？

在云南昆明的东南角，有一个著名的游览胜地——路南石林。从远处望去，只见各种形状的岩石矗立，仿佛一片森林。石林中，奇峰异石，层出不穷，千姿万态。这块石，犹如一只匍伏的小羊；那块石，活象一只高踞的小象。这条石，犹如一把直刺云霄的宝剑；那条石，活象一支破土而出的嫩笋……。你看，这里还有三根石柱，好象三个亲密的朋友，并肩站立，眺望远方，似乎是在共同欣赏壮丽的自然风光，似乎是在共同探索严肃的人生课题。这丛石柱，人们把它叫做“三友石”。

拟石为人，喻石为友，这是一种联想。这种联想的产生，是以人类的社会生活为基础的。在人类社会里，人们在改造社会、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结成了各种各样的关系，其中就有朋友关系。

在我国春秋末年的思想家老聃写的《老子》一书中，曾经描绘过一种“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在那个“社会”里，“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英国启蒙时期的作家笛福，写过一部小说《鲁滨孙飘流记》。小说的主人公鲁滨孙，因所乘的船舶失事，飘流到一个荒岛上，在那里生活了二十八年。在这个荒岛上，开始只有鲁滨孙一个人，后来又加

上一个土人“星期五”，总共才两个人。现实的社会，既不是老聃所描绘的“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世界，也不是《鲁滨孙飘流记》中那种只有两个人的荒岛。“人类”社会么，就有许多人。即使是穷乡僻壤的“三家村”，一家以四口计，也得有十几个人么！这十几个人中，就会有夫妻关系，父母子女关系，兄弟姐妹关系，邻居关系，等等。人们生活在上，总是要互相往来的，哪能“离群索居”呢！

封建社会里讲“五伦”，说的就是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种伦理关系。“五伦”之一，就是朋友。“友列五伦，人生所重。”那时候，封建统治阶级为了建立和维护封建社会人们之间的伦理关系，也是喋喋不休地宣扬他们的所谓友谊的。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阶级社会中，友谊是受阶级关系的制约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全人类都是兄弟、同志、朋友”，——过去，有些人向往在阶级社会中出现的这种图景，只能是“乌托邦”。十九世纪的法国女作家乔治·桑认为，信任和友谊可以解决对立阶级之间的矛盾，她说：“在人们互相隔膜、互相憎恨，因而引起祸患的时代”，艺术家的任务便是“主张互相信任和培养友谊”。她这种主张，是根本行不通的。“互相隔膜、互相憎恨”的敌对阶级，根本利害冲突，存在着对抗性的矛盾，他们之间怎么能够“互相信任和培养友谊”呢！在这点上，古希腊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德漠克里特，要比乔治·桑高明，他早在二千多年前就指出：“只有那些有共同利害关系的才是朋友。”

古今中外的一些文学家，都曾经谈到过阶级社会里的朋友关系。唐代文学家刘禹锡写的《陋室铭》中有两句话：“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就是封建士大夫结交朋友情景的真实写照。“鸿儒”，就是封建士大夫。“白丁”，就是“大老粗”。剥削者和剥削者，有“谈”有“笑”，结交朋友。剥削者和劳动者，不相“往来”，不交朋友。十九世纪的美国哲学家、诗人和散文家爱默生说得对：“有钱的人在劳动人民中找不到朋友。”鲁迅说得更深刻：“被压迫者对于压迫者，不是奴隶，就是敌人，决不能成为朋友。”刘禹锡、爱默生和鲁迅的话，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敌对阶级之间，一般是不会结交为朋友的，一般是不会建立友谊的。

在封建社会里，某些封建士大夫不是也有所谓的“贫贱之交”吗？某些封建士大夫所说的“贫贱之交”，往往是指他们同一阶级里的事。在封建士大夫中，也有富贵贫贱之分，有的高官厚禄，家有“良田万顷”；有的官职小，钱财少；有的无官无职，又无“良田万顷”。有些士大夫虽然也“贫贱”，但这是与本阶级中的富贵人比较而言的，跟劳动人民的“贫贱”在本质上是不同的。

唐代高适写的《别韦参军》一诗，就提供了这么一个例证。高适是个诗人，当过“节度使”、“刺史”这样的大官。这首诗是他失意时写的。姓韦的“参军”（官名），是他的好朋友。诗中写道：“归来洛阳无负郭”。当时，高适在自己的故乡没有田业。“世人向我同众人，惟君于我最相亲”。社会上的人都把高适看成一个普通人，只有韦参军看重他，对他十分亲切。韦参军

的家境虽然也并不富裕，但“未尝一日辞家贫”，没有以家贫为推托，而是经常邀请高适到他家中饮酒欢聚。这就是封建士大夫津津乐道的所谓“贫贱之交”。

历史上也有这样的事：有的富贵老爷，有的资本家，对某个或某些贫贱的劳动者，有时候也会有点“施舍”，给点“救济”。然而，那不过是为了替自己争得个“慈悲为怀”、“慈善家”的好名声，绝不是要和劳动人民讲什么“友谊”。有些剥削者为了自身的利益，冒充为“人民之友”。十九世纪末，俄国有一批民粹派，他们就自称为“人民之友”。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可以把一句有名的格言改个样子来说：只要把‘人民之友’刮一刮，就可以看出资产者的原形。”

剥削者相互之间，是交朋友的。在王勃的著名文章《滕王阁序》中，就有这样的描写：“十旬休暇，胜友如云，千里逢迎，高朋满座。”（正好是十天一次的假日，好朋友就象天上的云彩那么多，我从千里之外来到此地与众人相逢，高明的朋友满座都是。）“胜友如云”，“高朋满座”，朋友真不少啊！

剥削者之间的朋友，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自私自利，损人利己，是剥削阶级的本性。这种阶级本性，在他们的朋友关系中，也会表现出来的。剥削者之间的朋友，大多是势利之交。和什么人交朋友，朋友的关系亲密到什么程度，都要看对方是否有权势，都要考虑对自己是否有利。此人有权有势，与他相交对我有利，那就亲近之，逢迎之，巴结之，结交之。此人无权无势，或者过去虽有权势如今却已失去权势，跟他结交为朋友或维持朋友关系对自己不利，那就一刀